

史

記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五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亡

雞狗之聲相聞民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

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索隱曰輒音

大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

索隱曰眇音如字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

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雨旣材竹穀

鹽名唐曰紆蜀可以為布。索隱曰音。惟反穀木名皮可為絁鹽山中紆可以為布音。盧紆音作今山

亦野紆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柗梓索

日南子薑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琴璫珠璣齒

革龍門竭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北多馬牛羊

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索隱曰言如置碁子往往有之

○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團碁之置也管子

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燭其下有鐵山上有鐵

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礬石其下有金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諺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

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

求彼貴

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

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至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索隱曰辟音關也通也

此四者民所衣食

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乎

索隱曰子者而言貧富自由死奪乎也

而巧者有餘拙者

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

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鹵地也

人民

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

至而輕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

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其後齊也邦故海岱之間欵莊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

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用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

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

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管子地員

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
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黃曰計然者

范蠡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桑心筭明察范子曰計然者

者葵丘濮上人性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正公子也嘗

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口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

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各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

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計然曰知關則修

倪之与研是一以声相近而用乱耳

旱則資水則資車

索隱曰國語大夫僂曰實者也

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索隱曰五行

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二者形別萬貨之情可得

時所用之物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索隱曰五行

也六歲穰六歲旱一歲一大饑 糴二十石以救九十

病未

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何人病糴井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未末謂未末為商賈也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

著之理

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父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

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

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

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

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

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

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

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

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節又音符於及國語

云范蠡浮於江湖正義曰因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乘輕舟

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

曰大類云若盛油之鴟夷北用之則多所容物則可卷而懷之不悖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

子去齊之燕子皮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乃從之蓋范蠡也州平陽縣東三十三里陶山之

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齊陽縣東南三里南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都華容縣西未詳也為

朱公索隱曰昭虞云朱公以為陶云卜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亦交易也乃有壘積居與時不漢書音義曰隱曰

韋昭曰

而不責於人

索隱曰

不負之故

擇人而

故善

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一致千金再分散
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
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故言富者
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發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發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

七十子之

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

索隱曰

匿於窮巷子貢

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

愷為魏文侯作地力之教因以富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裡也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蠶出取帛絮與之食

索隱曰食謂穀也

太陰在卯穰

正義曰太陰歲後二

辰為大陰

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犬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穰著率

正義曰

時歲倍欲長錢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蓄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也鳥之發故曰吾后生產

猶伊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尚軼行法是也且其智

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才能有
所守雖欲與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倍頓用鹽

起

孔叢曰倍頓魯之第士也耕則常鋤桑

之曰子欲遠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
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贊擬王公馳名天下
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所。素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
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亦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
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
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
菜一畦天雨下池中醃淡得即吹池中水上再中深
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双
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
而鹽州有烏池灘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中
鑿井深一二尺夫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文則著草石
無益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告河東者花

蓋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蓋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
池中心其滴高起若若若子形也曰花蓋亦曰即成蓋馬池
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馬及汲此井其蓋四分入
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蓋坑闊一尺餘高二尺

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僕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僕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僕音魯可反。正義曰

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僕名也畜牧及衆斤賣求奇繒物間獻遺

戎王

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斤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

獻也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

用谷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秦始皇帝令僕比

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索隱曰漢書作

婦之名其先得丹坑

徐廣曰涪陵出丹山正義曰涪陵在

涪州永安縣東
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昔子
兒反言實財

衆多不可言重一太清多以財餉遺
四方用衛其未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

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
女懷清臺夫僕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
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
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
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
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
於稼穡也重爲邪索隱曰
重音遂

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其邪。正義曰重及秦文

並遂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

邪惡之問要龍

孝繆居雍隙

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

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字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

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

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

饒危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竹

木之器南御滇滇速夷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

狹館其道口有若車轂之奏前云館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勤言以多易

其所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

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池亦窮險唯京師

要其道正義曰與羌晉言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

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

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

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雍正義曰賈音古秦關

內也翟羅石等州都落稽也北賈種代正義曰止之勇反種在恒州石

延銀三州室白翟所居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邑縣北蓋蔚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地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陽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
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魏代種代在石邑之
地也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懷伎晉灼曰懷音懷伎音堅

名疆直爲懷中也○索隱曰懷音與伎音實
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

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

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羯音兒一音刃凡反

紇反羗音慈紀反言其力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

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

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緣緣反温軹西賈上黨正義

曰澤路北晉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中山地

薄人衆保以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

通條之於淫風而言之。民俗懷急韻廣曰懷急也音

上義曰少丘在邢州也。音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

票索隱曰推即推休則掘冢作巧茲冶餘廣曰多美物

餘廣曰美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餘廣曰跕音

展也贊曰躡跟為跕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

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北通燕涿

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餘廣曰

日務一濮上之邑徒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姓野王○正

州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

海碣石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

踔遠

索隱曰劉氏踔音卓音勅教反亦遠騰號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

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悍也

有魚鹽棗栗之

饒北鄰烏桓夫餘

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若義地並類此東館穢洛朔

鮮真番之利

索隱曰縮者縮總其要津則上六臨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居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

徐廣曰齊出東曰齊自泰山禹之琅邪北齊被于海青壤二千里其民開達多遷智

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

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

孫怯於長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

具五民

服虔曰十農商工賈也如淳曰齊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泲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

蘇頌曰

角反又音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天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

梁宋也徐廣曰今屬鉅野正義曰鴻溝以陶隄陽

正義曰今曹州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昔堯作游成

陽如淳曰作起也徐廣曰今梁國濟寧縣正義曰在成陽正義

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濟寧縣正義曰在成陽正義

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

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沛義

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荆州江陵西

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陳在

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通魚鹽之貨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到口正義曰取音

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音紀彭城以東東海

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

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之也其俗類徐童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

曰胸其與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沂江南則越夫

巫承縣言二縣之比風俗同於齊也

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善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表。二十里九江正義曰九

長陰陵故城在濠州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

定遠縣西六十五里非秦置郡在湖州長城縣西

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郡在湖州長城縣西

南八十里即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即宛城今

宜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

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夔以為江

南丹陽郡屬南豫章正義曰今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

楚額之甚矣豫章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王二十二年自

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

故言郢之徙壽春也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正義曰合肥縣房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房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

干越雜俗

徐廣曰在臨淮

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

夫早夫多竹木豫章出黃金

徐廣曰都陽南之○正義曰括地云江州及揚州

黃金山

長沙出連錫然黃董

正義曰音謹

物之所有取之不

足以更費

應劭曰董少也更費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九疑

徐廣曰山在營

南道縣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正義曰今儋州在海山嶺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

儋耳之地焉江南大同俗

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

番禺

正義曰番禺州二音今廣州

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

湊

韋昭曰果謂龍眼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徐廣曰按漢書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爲徇徇水上右關在九州潁陽

隱曰鄭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山地理志云陝西通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爲徇徇水上右關在九州潁陽

亦作徇亦作徇與鄭相似也徇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

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鹵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也廣正義曰言希飭希

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及蓬反縣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而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

之則草死而苗無果附徐廣曰地理志作窳。索隱曰窳

揀也。薪除草也。

蛤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贏力和反果堅

不曉裏搖之方言也大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所處

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定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

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贏徐廣曰音紫

之謂也朔案應劭曰地勢弱也晉灼曰贏病也索隱

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贏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且五穀桑麻六畜

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

而重民三河究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談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取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
廷守信死節儉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
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以吏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不待貨也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
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
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鷲徐廣曰鷲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
揆鳴琴偷長袂躡利屣徐廣曰偷音史躡一作跣音音吐側反躡音山耳反弄疑也
目挑正義曰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
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
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
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
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
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
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
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隱曰謂無
爵邑之入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八
自有田園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

食租稅歲率

正律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索隱曰

率二百故千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買率亦歲

戶二十萬

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

十萬

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

牧馬二百蹄

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

千所紀

牛蹄角千

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

千足羊澤

中千足彘

韋昭曰二

水居千石魚陂

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計也。索隱曰

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

山居千章之材

陂澤養角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

曰一作恢。駟案韋昭曰樹木所以爲榦音秋。索隱曰

漢書作千章之菽服虔云章方也。故孟東亦云言任方

章者千故謂章大材也。樂彦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云秋梓木也。可以爲榦者。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菽陳

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徐廣曰六斛四斗也

若干畝危菑

徐廣曰危音危

鮮支也菑音倩一名紅

千畦蠶韭

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翻家草昭田畦猶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得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

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

徐廣曰會醵食也

際曰疎音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

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競爭

時

正義曰既競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

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取下無
巖處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裘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正義曰酤千瓮酤醢酤千坭徐廣曰長頃器。酤

醬千酤徐廣曰大罌也。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徐廣

滌暑牛羊彘牛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橐千車

船長千文索隱曰愖積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湖方

材曰章曹椽。索隱曰洪音竹竿萬个徐廣曰古音

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

云竹曰个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牛車

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槩者十枚

徐廣曰槩音休漆也。○正義曰頰云以漆物謂之槩

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槩漆。即

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銅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

髮盤朱兩義並通也。

危莠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駟案馬蹄躐千

若平反。馬八轂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

曰夜蹄小頰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

輿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

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調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

生之徒十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

有三也。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筋角丹沙千斤其帛

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者也。

絮細布千鈞文柔千匹搨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搨音吐

五之

漢音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之賈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正義曰

佗雜業不中什二

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于分中則非吾財也請略道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羨財也

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一作淳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請遷處諸遷虜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

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

唯卓氏

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徐廣曰占蹲鴟字作踰

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漕流一日大羊○正義曰汶音琅躡鴟羊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

肥又沃平野有大羊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羊如躡鴟也死不飢民工於

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於山鼓鑄

傾海蜀之民富

正義曰滇一依沮漢書亦作滇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魚名江

在益州南入犍江非漢中之漢江者也

至僮子入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稚髻之民富并卓氏俱在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而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園

公子之賜與名

韋昭曰優然其羸得過當愈於鐵鑄

曰音色齋客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其利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閉公子交名然其通利

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
公子雍容而勝於世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門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昔曰邴氏志甚以鐵

冶徐廣曰魯

餘廣曰魯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使有拾

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女學而趨

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

正義曰刁丁姓

姓燕奴人

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爭

爵母刁

漢書音義刁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刁

刁周人既織

漢書音義而鄒史

尤其

正義曰師史人姓名

轉轂

白數賈郡國每亦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正義曰洛陽在魏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

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

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以久賈

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數過邑不入門設

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

正義曰按其地在關內張掖

任氏之先

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

為督道倉吏

漢書音義

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也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

任氏獨嘗倉粟

徐黃曰嘗音核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

索隱曰

晉灼云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

索隱曰

賈玉也○正義曰音類也

必取貴而善者

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

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

正義曰孟東云邊塞王斥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則

未塞斥者言國斥間邊塞更令寬廣唯橋姚已致馬千

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漢書音義曰邊塞王斥

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間也相如傳云邊塞高斥

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

馬無疋者俗說云疋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

疋諱詩外傳云孔子曰疋或說變馬從橫通得

吳禁七國兵

起時長安中列侯封

行從軍旅齋

子錢索隱曰音子指反

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亦與也

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

索隱曰音吐代反

息什之一

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

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齊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

徐黃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

帝以杜為杜陵

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

徐黃曰異一作淑及作較皆非有

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

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

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

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

亦依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掘冢

姦事也而劫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

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徐廣曰雍一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

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

徐廣曰酒或作細翹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各酒削謂摩刀以水酒之又方

言云劍削關束謂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

削音肖亦依字讀奇索隱曰晉灼云大謂之補故以十月作沸湯滷羊胃以木

馬椒薑物之說暴使謂之補故而致富也○

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百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宜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發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十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秦隱曰張晏云南方

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

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致大

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授與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伯休甫字也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意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

按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

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解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

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陵故城在雍州成陽東二十一

里周之程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

黎後世為司馬氏世典周史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

司馬氏周史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

之後恐或有所據襄王有子頹叔帶之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

難故司馬氏奔晉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適晉故

梁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

梁後名髮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

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

在同州韓城縣南二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十二里是時屬晉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徐廣曰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燕王司以傳

名喜也在趙者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

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博也蘇林曰傳手博論而釋之

晉灼曰史記子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博也

論立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博言手博論而知名也。荆贖其後也。

正義曰：五旌反如導。云刺客傳之荆贖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

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

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

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葬於華池。晉

日地名在縣縣。索隱曰：皆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

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崩贖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燕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贖生昭頌昭預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

昭預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

昭預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

於毅

索隱曰漢書云角

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

內郡昌生無澤

索隱曰漢書作

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

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

蘇說非也案選驛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高門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

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喜生談談

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置位在丞相上

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大史公文書而已

日百官表無太史公及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

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

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許稱

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

家別有若蘇則矣。所上四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

曉誤以為在丞相上。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

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

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迂又云卒三歲而為

太史公又云大史公遺李陵禍又云汝後為太史則

續吾祖矣觀此文實喜說為長乃書談及廷為太史公

名行過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

二百然其及輩昭相諱之說皆非也以相諱之說釋

在武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受易於

揚何徐黃曰儒材傳曰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然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

內反類云皆感也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

習師書或於所見也是云謂易繫辭素下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索隱曰素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實竊

殊塗或前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實竊

省不省耳實竊

省不省耳實竊

省不省耳實竊

觀陰陽

一行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蔡季奇曰月入至。是共技業也。蔡德曰漢書陰大。

許吉找。賤陰陽之術。大祥今此作祥。於義為踈。而敬忌。○正義曰。頭野王云。祥善也。古以之先見也。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時今人所忌畏也。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

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刻夫婦長幼之別，不可

易也。墨者

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樂子。傳其術也。

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

索隱曰。徧音遍。徧。言難及用也。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

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此言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

曰贍音巾臨下莫音作贍古今字異也

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

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捷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則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是去綰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釋此而任術夫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也

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則一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
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溥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案德曰自此已下土階三等茅茨不
翦正義曰瓦蓋曰采椽不刮案德曰素照三采椽椽不刮
剡剡以茅覆屋食土簋徐亮曰一作增翹案服啜土刑糲梁之食張

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糲曰服爰云糲糲米也三蒼云梁

好粟也。○正義曰。頌云。蓋所以盛餘也。則所以盛粟也。
士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

食脫粟之糲。○表。正義曰。糲似糲而夏曰葛衣。冬曰

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

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

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

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

相踰越。○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

近。叫呼謂頌。

也。如淳曰：教繞猶纏繞不。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

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

不為。正義曰：無為者，首守清淨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

其辭難知。正義曰：出深微，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

為業。正義曰：因時之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

度也。故曰聖人，二巧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鼎谷子，變

迹不朽，誠者，順時變化。虛有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如淳曰：教繞猶纏繞不。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

也

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辨其細而已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

中其聲者謂之竅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徐廣曰音窾空也

奇曰聲別名也

○索隱曰窾空也申子云然言无成是也

窾言不聽茲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

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真真

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兒

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

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

形者生之具也

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体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

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

余黃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云禹所遷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河

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

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

耕牧河山之陽

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年十歲則誦古

文

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李誦古文尚書劉氏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

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

會稽張勃吳錄云木名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

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箭山一名玉箭山又

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八里吳

越春秋云禹乘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建委赤

帝生禰之墳丞以文至履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

編以白錦皆取六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

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夢見繡衣男子自林云夷

倉水使若却倚履釜之山東想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

者齊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二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

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蘭玉宇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文選云上魯魯探禹穴如

此穴關九疑泉生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

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林逸矣正義曰九疑山在

道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曰

兖州東北而南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

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二兖因鄒地正義曰

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兖因鄒地正義曰

州滕縣漢蕃縣音翻漢末陳蕃子也為魯相改音成因發魯知曰靈帝女南子游為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為諱而改薛彭城徐黃曰音亦滕名有山也鄒音成鄒

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皮聲從近

後縣就耳然地理志魯國過梁楚以歸於是遺為鄒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明還報命

元鼎六年

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擊壤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曼云自漢巴東皆周南之地。

也不得與從事

正義曰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

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出世嘗顯功名於世與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

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

達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穆也幽厲之後

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

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

年三百七十一而諸侯相兼史記故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

主賢若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

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

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案隱也而遷為太史令曰博

物志太史公茂陵顯武里也馬年紬史記音抽

二上八三年六月乙卯除也紬音抽石室金匱之

而文述之小類云紬謂錄佳示之也

石室金匱皆國
家藏書之史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季奇曰後五年適當於武

帝大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

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徐廣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禮

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并云改歷於明

堂班之於諸侯諸侯奉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祀占康云

皆受端祀也

大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

謬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

歲索隱曰索隱曰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

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

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獨多見不知量也以爲

準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助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

次或以萬歲爲間而海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

賢盈漸孔子之沒千歲莫嗣步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

百折

述作書蓋記詳之志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書讓似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二當述先上大夫壺遠

人之成業何故自讓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曰
索隱曰案遠為魯事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故太
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

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而道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林謂喪以為天下儀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進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

見春秋緯大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費賜與林也

空在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也

褒貶則不如附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崇之義
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戒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正其身也

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或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曼曰春秋五八千字當言成而文成數千字誤也 爾雅太史公

此辭見於董生之言董仲舒自為公羊經傳九萬四千餘字佚云文
成數萬也不得如也議曰論每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証林也
小黃云漢書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經一萬八千亦足稱萬耳非字之誤也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宋陸曰弑者上國
及奔走者皆身矣

上者弑之直者耳
已言議然之辭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徐夔曰二云差以毫
釐差以千里則差今

易無此語
易辨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

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護而弗見後有
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留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

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大而乃不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知其義理則故陷於罪咎也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激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

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

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

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

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

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

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

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也正義曰於音烏頰也於音烏頰也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款塞即款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覓也請除守款

款者自保不為寇害也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堯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

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

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事幽於縲

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

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索請其義

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近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原

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歟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

以來至于麟止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維獲白麟而鉅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依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

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虞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

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

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

徐廣曰頡頏

各成法度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

厥美帝功萬世

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表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

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稟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

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秦諺曰豪即

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

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錢徐廣曰散安上書銷其

隱曰錄音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道子
巨錄中也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秦救趙

曰宋義為上將

號嬰子冠軍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

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
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

正義曰音實

諸呂不台

徐庶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也

索隱曰案此實下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幽友

顯則惟憚為是也

徐廣曰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

遂及宗禍作

如言

二王

達義其所疑

洞是洞

遂及宗禍作

呂太公

卷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
通關梁積恩博施歆稱太宗作於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高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
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

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略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
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
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發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廢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

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
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
譜紀不明其詞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漢興已
廢弱之原。明其詞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漢興已

維高祖元功輔臣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最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
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大臣

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
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

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

遠方殊俗莫不泆柔向化作樂書第二

也言此樂書以述自非兵不彊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

非兵不彊律書即情也古考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

聽作聲也云間律效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黃帝有

法所從來尚矣正音心古者無出以律比軍出皆吹律

法所從來尚矣正音心古者無出以律比軍出皆吹律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入蠻作律書第三徐廣曰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忽素隱曰紫忽者忽文之微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竊陰

自序

元論維太初之元論律書第四一作廣曰論

星氣之書多雜祕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

徐廣曰云在應

用用則萬靈罔不禎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

七

維幣之行

索隱曰幣錢也

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索隱曰

音五宮反弓音若卒反

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

變第八

太伯避歷二禰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闡膺弒條窮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託親越具圖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徐廣曰肖音稍肖猶衰微也。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消謂微弱而肖少所謂申呂

幽衰也。正義曰肖音所肖之祖尚父例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

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結也權智潛謀幽

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也。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云又

反謂太公繆謂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

音武彪反言呂尚繆於幽雅之屬番番黃髮

番音葵毛長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二

父之謀作齊大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紿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討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禱乃成

禍亂

索隱曰謂王曾禱其
相子之後卒名謂也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窳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
鮮蔡叔名變霍叔名顛也

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

疆索隱曰大任文王妃也
武王管蔡霍魯也

嘉仲悔過正義曰
蔡叔度

之子蔡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穆不絕舜禹是言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姓享祀爰
周陳祀楚實滅之誠由既起舜何人哉作陳祀世家第

六

牧殺餘民叔封始邑中以商亂酒材是告父朔之生衛

傾不寧

索隱曰衛公也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

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

大其不敵不成列臨大事而不遇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煥

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遇此也

徐廣曰一云便宋制或君

感退行別成暴壺

宋乃滅亡

嘉微子問大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君子譏名

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卒名仇少子名成師出

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

卿專權

正義曰晉伯范中行韓魏趙

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豈作晉

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穀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去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

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南海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汝使告時祭禹城宗廟南山之上若少康庶子

無餘始祖廟起上遂發也遷都山陰禹朝爲文身斷

髮鬻解與元素隱曰既守志禹在武康縣南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大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父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佐

文尊王卒爲晉輔襲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緹死

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

三

畢萬與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于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成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以仲完世家第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也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臣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正義曰周失其道至

秦之時諸侯力爭乎爭強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祭諸竇栗姬負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高祖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

壹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士如游翺

祖

正義曰游楚王文
字也祖高祖也

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六營陵以呂乃

王琅邪休午

正義曰謂
祝午也

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邯鄲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下荆燕

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上衣王孫且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子金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曾我榮陽相討三王蕭何填無山西

正義曰謂華
山之西也

推計踴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
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
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
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

七國叛逆 苗屏京師 唯梁為扞 俱愛矜功 幾獲于禍 嘉其能距吳 楚作梁孝王 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 親屬洽和 諸侯大小 為藩爰得其宜 僭擬之

事稍衰貶 次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 又辭可觀 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 誰彼奔義 讓國餓死 天下稱之 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 夷吾則奢 齊桓以霸 景公以治 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爲見化清淨自一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百王著而有司馬法穰且能申明之作司馬穰且列
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渴讓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貞奔吳作伍子胥列
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
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

列傳第八

卷之八

天下患衡秦毋廢帝而為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

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擣里甘茂之策作擣里甘

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

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
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
衰徐廣曰一作樂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打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大史公譏平原如楚以

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後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傳第

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詔於不肖唯言陵君爲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重以之

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詢音逆。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辱也。

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一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盛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旣失臨淄而奔莒

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鄒對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公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朔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敖卒破子羽于陔下

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道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二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節作韓
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儻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文與之脫
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遂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

賈列傳第二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繇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

蒯成列傳第二十八

家隱曰蒯音裝其字從蒯也又音洋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

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樂亦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
君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厥漳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

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善故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由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世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它能集物越以保南藩納噴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

標廣曰今之末涼守封禺為臣

曰葆音保言東臨被越攻破之作吏越列傳第五十四

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徐廣曰一

作莫滿音標舉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普寒反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无為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蘇布叛逆子長明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

沈徐廣曰

一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序唯建元元符之間文辭繁加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俗本多巧奸執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可

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八真乃日所遂蠻引領內湖欲觀中國作大

死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不

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面以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帶人莫之害以首

川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楚秦趙爲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諸國之俗今錯先生

無事也所用公猶可也觀其大旨作日百列也

三王不同龜豹或各異小

素隱曰其書錄示無以爲異今殆少孫惟取太卜

之推說詞甚可蓋不能裁剪然合以使古凶略則

你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訪百姓以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代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布也三代統業周也秦撥去也

焚滅詩書故曰

正置玉版

以爲文字圖

亂於是漢

中書法張

曰章既勤

曰茂陵書

曰品若此

曰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往問出矣自曹參

蓋之言黃老

也音古去蓋反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

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迄于周後興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

素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字天官乃唐

總氏後亦物極重黎以重本司大故太史公代掌于

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一職恐非實也

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故欽念哉

大舊聞放逸者相傳而

王述所贈魚石蔡少其德觀衰論考之行略也

綠秦漢上記軒轅六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所存也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殊則亦略言難以明也

作禮樂指益其廢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秦

之後云指少孫以律書補之今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

人之際承敝河依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

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也二十八宿象老子言二十八

比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運行無窮輔神段

白配焉忠依三十世亦扶義振

令已失時音隱曰已音就言

於時下七

三十一篇五

為太史公書

隱曰相評云遷所著善成以示東

補鏡李詩曰六鏡也○索隱曰漢書作成一家之言

協六經吳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

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

其協于吳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業不敢比

詩傳韓詩外傳伏生藏之名山前在京師索隱曰言

藏之名山是也後世主人君子傳言夫子術者秋之

藏之名山是也後世主人君子傳言夫子術者秋之

義以天後聖君子以也第七十
馬遷作史本紀極言

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
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六
初而訖百三十篇

音義曰十帝有錄無書張氏曰
遷之表曰者列傳

紀禮書也等漢興以來將相
年表曰者列傳

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
列傳之武紀傳

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固
兵書之武紀傳

書取荀卿禮論古取禮記
兵書之武紀傳

言兵述分歷述以次之
三王帝紀

篇何率恩且重非當也
日者不能

司馬李主龜策直太下所得
占龜

索隱述

太史公

索隱述

周遊

東西兩七

事數詞簡

是稱唇錄

報任投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